

【台灣】

心代

化身愛情



化身爱情

[台湾] 心岱

化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联海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封面设计：苏家杰

化 身 爱 情

〔台湾〕心 岱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88,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250册

ISBN 7-5360-0851-1/I·767

定价：2.10元

序

在爱情的领域，每个人都有一座“理想国”，在爱情的途径上，每个人都希望为它留驻，然而，爱情究竟是以怎样的形貌现身，爱情又如何被人们披上彩衣、戴上桂冠？

邂逅爱情，是美丽的经验，是值得期望的梦想。爱情的经营，需要有专心的好品质，也缺少不了信仰的痴与热，信它则得救，爱情实际上也如同一门“宗教”，它有严苛的规则和条件，够格的，将蒙受爱情的福泽；不幸的，将沦为爱情的奴仆。

《化身爱情》写的正是在爱情中摆荡的他们，爱情的邂逅，通常都很浪漫，这浪漫一如夜色，淹没了真相，所以爱情永远是传说中的那个惊叹号，不是句点。

目 录

不设防的心.....	1
入夜的芒花.....	7
比预期的惊魂.....	17
白玉兰的告示.....	27
伤心地.....	36
未知的尽头.....	47
背叛的魂.....	53
冒险在召唤.....	63
素白与鲜丽.....	72
失踪的传奇.....	78
最亲密的敌人.....	87
不要回头.....	92
沧桑之后.....	103
雨中花串.....	114
前行列车.....	119
你是谁?.....	126

不设防的心

仿佛他们是莫逆、是故交，这场约非赴不可……

她的发不很黑，似乎带了点褐，但眼睛倒是乌亮得照人；于是柯沅河便问：

“李琦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她一怔，凝望着对方，不解地摇摇头。

柯沅河再注视她的头发，稀稀的，剪得又薄又短，像个男孩，十足是鸭尾巴，但又不承认她是丑小鸭。

“你是哪里来的？李琦。”

“我？”

柯沅河比了手势。他的解释她能懂，只是很尴尬，而且觉得这问题太冒昧，不是个初识的人应该说出的。

“你为什么要操心呢？”

李琦不理他，低下头喝她的果汁。

“我好奇，因为，因为……”

他接不下了，脸转成酡红，但她并没看见。

“我在怀疑你的血统。”

“啊！你……真不礼貌，太糟糕了。”

李琦不高兴地努起嘴。

“别生气，我喜欢追究，因为对你……实在好奇。”

他看她站起来，走向洗手间，他知道她要去照镜子，也就放心地让她走了。

柯沅河点了根香烟，自己也弄不明白，干嘛要问那许多不相干的事，对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人，是不是能成为朋友还尚未知道，怎的就这么唐突呢，到底是自己不好，等会儿该道歉，请求原谅。

他回头在柜台的壁上找时钟，但没找着，只看见一套精致的匣式录音带盘轮转着。当他打算去询问坐在柜台收账的小姐时，李琦已经步出屏风，向着他过来，他只好安分地搁好双腿。

“从没有人提过我长得不对，我刚才特意去注意看看自己。”

她虽然对这人有惊，不过仍维持着好气度，因为彼此的陌生使她不对对方有所要求，自然也就不那么在意，把它当做一件有趣的事看待。

“你只看脸面？而我，看进了你的灵魂。”

这可是讨好的话！她想。不过不得不令她生了提防之心，果真这么厉害，把她当个玻璃人不成，看进了灵魂，看尽了她的一切？

李琦打了个寒噤，心皱了起来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来？”

她摇摇头不敢说话，心里猜着他的谜底。

“我也不为什么，真的，不为什么，却老远老远地坐车

赶来。我一年难得上次台北呢。”

柯沅河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你觉得后悔了？想回去了？”

她气他不够绅士，甚至有些粗鲁，尤其抱怨似的语气。

“你先走吧，我会付账。”

她当真生气了，说出了气话。

这触怒了柯沅河，他站起来，却出其不意地去抓她的手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李琦急忙打开皮包，掏了钱丢在桌上，没头没脑就跟他走。

秋日的午后，慵懒的阳光停驻在街道上，这两人坐在冷气房坐了两个多小时，一顿饭本来吃得好愉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后来显得无聊而心躁，惹了她，又动怒，李琦不禁委屈得想哭。这人，原和她无缘无故，只因他来了信，信上约她见面，她毫不考虑。事实上，他并没有给她有拒绝的机会，他说他到达的时间，他说他会等待，他说不会延误太久。

他给人感到非赴约不可，仿佛他们是莫逆、是故交。

为什么呢，李琦才想问这个呢，她现在后悔自己太大意，她应该矜持些，像一般的淑女作作态，让对方久等，甚至让对方失望而归，但她一样也没做，她准时赴约，而且心诚已极，难道竟要不欢而散？

她担心了，觉得自己太小气，被对方看出了缺点。李琦终于落下了泪水。

红砖上有落叶，在风中旋转旋转，齐集到边缘的角落。柯沅河走得急，踩得它们沙沙作响，忽然他停来说：

“我头疼，想去旅馆躺一会，你来不来？”

李琦一时默不成声，她呆住了，但转眼间，他招来的计程车已停在面前，他仍拉着她的手不放。

上了车，柯沅河告诉司机开往何处，李琦都装作听不见，她看窗外的天空，是褪了色的旧绸布，是不起眼无望的蓝，她愁起来了，她一步一步在感觉到自己的命运，斑剥的云朵溜过时，她深深看见秋的悲凄从天而降，登临到她毫无设防的心。

计程车刷过了几条大马路，要面对的一刻终于来了。李琦想如果不下车，定是又得罪了对方，同时也显示自己心中积压着暧昧之意，反给对方看笑话，然而，与一个不是极相熟相知的异性共进旅馆，到底如何解释呢？

而柯沅河竟是那般的镇定自然，他付了车钱下车，如果他不是善于作态，就是他连犹豫的机会也不肯给她，李琦只得跟上。两人步进门阶，她留意了一下，这家旅馆叫“月光”，很令人遐思的店名呀，李琦暗暗叫惊，她住在台北已超过十年，却从来没注意到这条旅馆密集的道路，难道他是个常出没台北的浪人？她对他简直太不了解了。

柯沅河到柜台取了钥匙。回头两人便乘电梯，她不去瞧他，一肚子是为着向前冒险去的决心。

他像识途老马，领头步向房间，她看到了，是七三五号。

“我昨晚住在这里。”

“噢。”

她又一惊，原来头痛是借口。

“我在这里等待了许久。”

柯沅河把门关上。她同时注意到一只袋子搁在床头。

“等待什么？”

“等今天的约会。”

李琦这才明白地点点头。

“你坐下来。”

他指着局促在角落的小沙发椅。

“抽一根烟。”

“我不抽的。”

她拒绝。

“试试看，来。”

柯沅河玩笑似地把烟递上来，又划了火柴。

“我不会呀。”

“所以，试试看，你会发现有好处。”

李琦不禁笑了出来，这人好奇妙，竟劝她这个。

“我不能拒绝吗？”

“你可以，不过，也没什么，这东西有点作用。”

柯沅河又取出另外一根，燃上火。

“至少，我认为你该镇静一下，这个可以帮助你。”

李琦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可以帮助情绪平稳，她感到好奇了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他点头，给她十分信心。

“好。”

她把烟放入唇间，火光中，她看到他的指甲上有个很大的月白。

“吸进去，吸一口。”

她依着他的指示做，烟很快从鼻孔喷出来，好久好久不散去，就在眼前弥漫。

“这么简单?”

她竟然没有呛到一口，听说初次吸烟的人总要被烟弄得咳嗽半天哪。

“不难，只要做，什么都行。”

“我对什么都缺乏信心的。”

“看不出来。”

“那是外表，你不明白我的。”

他听了，默默想一会，一根烟已剩半截。

“我很想明白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她有意结束这个话题，眼睛盯着手上的香烟，又猛吸了一口，但还未沉进喉管，早已从鼻腔飞出来了。

烟毕竟是轻的，太轻了，谁也拿不住，握不到。

入夜的芒花

她们是移植的树，在大都会的水泥地扎根，只因为年轻，竟有着随波逐浪的起伏快感。

李琦回到家，已是万家灯火，距送柯沅河上火车的傍晚，虽只隔一小时，但对她来说，像历经了千山万水之遥，她没有按电铃，径自取钥匙开了门，把美萍吓了一跳。

美萍从浴室探出一头湿发，带着歉意说：

“我在淋浴，没听见铃声。”

“不，我自己开的门。”

李琦简短地回答，她的心情充满了隐忧，很希望能独处一会，可是一回家，才想到她还有同伴美萍，又怕被看出什么，不敢多说，匆匆就避进房间。

“你吃饭了没有？”

美萍追上来问。李琦无奈地摇摇头，为了赶回南部的家，柯沅河未曾留她晚餐，依此时的心境，李琦实在无法面对旁人下食，然而美萍并非不相干之人，她是她的青梅竹马，又是患难之交，尤其在她有了大悲痛的遭遇时，唯一来相陪相伴的朋友。

“我去作点吃的。”

“不忙，也不饿，等下再说好了。”

李琦搁下皮包，到化妆镜台拿了吹风机说：“来，先把头发弄干，来。”

“坐下来。”

她又说，插上电插头，一按开关，吹风机呜呜地响起来。

美萍有一头又黑又密的长发，是李琦最羡慕的，她长她两岁，是邻居，又同学校，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没有分开过，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她们是如此相好的原因。孩提时原也极其淡漠，有一回在巷弄里玩耍，看见邻家的几个孩子提着箩筐，上面密盖的布巾下传出咪呜咪呜的号叫，她们正在玩跳房子的游戏，却两人同时奔上去，追着箩筐一直到离海滨不远的野地。

其他的孩子也跟上来，但当邻家把箩筐的一窝小猫倒出后，这些孩子个个捡拾石头去扔那四处乱窜的小猫，只有她们俩抢着阻止这种恶作剧，于是便自然形成了两方相斗的场面，她们终因人少力薄被击倒在地上，最后人散了，小猫也不见了，广大的野地就剩下她们和一堆堆的芒草在冷冽的风中。

天已经晚了，李琦劝她一同回家，但美萍却表示还要找小猫。当时，她便知道，她们有着相同的喜好，有着一种神秘不可说的缘分。

小猫始终寻不到，地上没有血迹，她们都哭了，从此，李琦常常到美萍的家，有时也相约再到那片野地，希望能发现什么，但那群大约有六七只的小猫竟梦幻一样地消失无踪。她们在冬日来的时候，采着一束束的芒花，待快到家前就扔在垃圾筒里，因为家里告诫孩子，芒花入了夜就会变成

蚊子四处飞。

一个人的时候害怕大人那些传说，但两个人胆子就大了，她们偷偷折起一支芒花压进口袋，带回家去试。

直到长大了，她们才知道有芦苇花、荻花、芒草花，会变蚊子的究竟是哪一类，都迷糊了。

童年如此混混沌沌地过去，值得记忆的似乎就这些，倒是初中同学的几年，美萍变得异常顽固，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两人更没话说了，彼此交通的竟是一些课外书籍，美萍把自己完全沉溺在小说世界，而这些小说名著是在李琦家中的书柜发现的。

李琦家并非书香门第，只是家里几个兄姐都受过高等教育，是镇上数一数二的模范生，尤其大姐姐任教职，在当时的社会是深受敬重的表率。李琦的父亲并且能写一手好字，早年经常出入唐山、日本经商，家里除了书籍、笔墨外，还收藏了不少珍贵的古董，虽从事生意，却被乡里视为读书绅士，如此身分，自然李家的孩子也就不凡，他们很少与赤脚的邻居孩子们一同玩耍，大门常是紧闭的。而美萍的父亲却是一个艺术家，从事雕刻工作，然而在当时社会，仅仅成为一个工匠罢了。他绘山水、花鸟在纸上，将纸粘在裁好的木板，几个大的孩子就依画雕出雏形，再交给他作细部修正，然后涂上彩墨就会成一片窗花、匾额或神桌的角花等等，这些大都是外销的奢侈物品，以及庙宇需要的装饰。上了初中的美萍终于也成为家庭工业的一个助手，假日她必得帮着上彩墨；李琦则需到布庄去招呼客人，两人在一起玩的时间全被剥削，这是长大的代价。

李琦这才懂得美萍为什么显得更孤独，她把她的寂寞全

寄托在小说里，那是一个谁也夺不去的世界，完全可以任意想像、做梦的自由地方。

“你家真好，那么多的书，太美了。”

美萍夸赞李琦，她却始终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家中，反羡慕美萍一家人相聚桌前工作的温暖。李琦是老么，和姐姐们的年龄差距太远，当她懂事后，姐姐们有的出嫁，有的外出就业、就学，她的父母又整天忙于街市的布庄生意，一幢两楼的大房子只住着她和大姐，以及一只大黑猫，她没有玩伴，也没有朋友，只和美萍最亲近。有时她老觉得想讨好对方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

“你要看，就拿去呀。”

“你妈会不会骂？”

“不会，她又不知道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放心，我妈不识字。”

“我先借一本好了。”

李琦打开老旧的书柜，取出一本《人性枷锁》。

当美萍接过去时，她发觉对方的手在颤抖，那不是怕，而是感激。小小年纪的李琦，竟看到了别人的内心，她太敏锐了。敏感得令自己也吃了惊。

这启开的书柜从此将她引进浩瀚的文学天地，随着美萍来借书，李琦也一本本地读，努力而认真，好与美萍互相讨论内容和心得。

那青春的年岁，她们把自己埋入了这样的角落而自足自满，学校的功课自然荒废了，小小的心灵去经历生命价值的过程，她们的心被催熟了，对人世间的爱、欲、恨有了过早

的领会和洞察。

她们必须各奔前程了，因为窄小的环境已囚不住那要漂泊流浪的灵魂，李琦初中毕业那年，美萍终因念不下书而休学在家，这样的命运注定了她们的分离。而今，她们重逢在异乡，却是历经沧桑之后。

李琦抚着美萍半干的长发，用些绵羊油搓上去作保养，她深深感到，发也有年轻、年老的分别，尽管一样的乌黑，质地竟是不一样了。今天下午柯沅河的手拥住她的颈，说：“为什么剪这么短？”

他哪里知道，她也是喜爱长发的，只是历经了这次大悲痛，头发变得干枯有如一堆杂草，好不容易抽个空才去美容院整修。

为了让人看起来精神点，理发师傅建议剪成短发，把所有枯黄的部分全理光，男孩一样的型式，风吹上来，还有点凉，她是心疼地剪掉了，刻意结束一段过往吧，她对自己这样交代；所以对柯沅河的问话，她佯装不闻。

此刻，李琦看看镜中的自己，在惋惜中不禁叹了口气。

“今天有没有我的电话？”

“有，那个人也打来了。”

美萍担心她听了难过，又补充说：

“他只是问候而已，没提旁的。”

“哦！”

李琦装着很惊讶，其实，现在若有什么困扰，她也要把它抛在脑后。

呜呜呜叫的吹风机霎间止了声音，随着她“哦”的尾音，屋里陷进一片大寂静，两人都感到一种回到最现实世界来的

慌张。美萍匆匆从座椅站起，李琦却阻止她：

“把这个夹上呀。”

又坐下来，但显得无奈，似乎，美萍也看出了李琦心境上的不对，她不想再打扰。

“你的头发一直是这么的。”

李琦漫不经心地说，递给她一只玳瑁做的发夹。

美萍望着镜子，拢了拢一蓬油亮而密的长发，叹口气说：

“没听人说过吗，要有细柔的发质才是福人，我这太粗了。”

言下之意是指她并非幸运的人。

倒是不错的，美萍的命运从未顺过，她初中肄业后，随着搬到台北的家，开始了就业，起初她在家里帮着作本行——木雕，可是离开故乡的她的父亲，有意闯进商界，与人投资贸易行，收了自己的手艺，去公司上下班，不到一年半载，血本无归，全赔了进去。美萍只好外出谋职，先是人家介绍到中华商场皮件行当店员，生性木讷沉默的她，到了店里面面对上门的顾客问价格时，不免面红耳赤，因为她实在难以启齿，每一只皮包的定价起码都是成本的五倍以上，她真的喊不出声来，贵得太狠了，不敢也不安，她每天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，都战战兢兢，挣扎在自我良心与向老板负责的夹缝间。老板嫌她寡言沉默、不善应对，为了她勤快忠厚的好，勉强留住她，可是并不真正欢心，美萍也看出自己实在不适合这个工作，却为了那能补贴家用的一份薪水，不得不练就一嘴利舌，一次又一次认真地研究顾客心理和讨价还价的技巧。